

# 作家的变与不变

◎ 格非

《江南三部曲》问世之后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，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，包括三部长篇小说《敌人》、《边绿》、《欲望的旗帜》和全部中短篇小说。除了《戒指花》、《不过是垃圾》、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，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。编辑、翻阅这些旧作，虽说敝帚自珍，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，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。

以前常有一种看法，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，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。列夫·托尔斯泰，詹姆斯·乔伊斯，威廉·福克纳，纳博科夫等等，都是如此。即以乔伊斯而论，若拿《都柏林人》跟《尤利西斯》比较一下，似乎有

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。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，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，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，这种变化，我们很容易理解。顺便说一句，就算没有后期的《尤利西斯》等现代主义作品，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。他的《都柏林人》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。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，正是这个传统。至于纳博科夫，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、法国、美国之间，生

活动荡不宁，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，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。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。卡夫卡、霍桑、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，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。海明威是一个特例，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，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，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。雷蒙德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，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，也不怎么爱变。

说到中国现代作家，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

表。从《怀旧》这样的文言小说，到《狂人日记》，再到《呐喊·彷徨》和《野草》，一直在变。若不是去世较早，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，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。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。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，是写出过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、《故里三陈》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这位作家。可汪先生写作《受戒》的那一年，他已经是60岁了。每念及此，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：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，也许《沙家浜》就要算他的代表作。在中国现

代作家中，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。张爱玲可以算一个，在不变方面，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。看她的《小团圆》，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，就连题材、情感、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。

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。变与不变，似乎是职业写作出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。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（比如曹雪芹）而言，想变都没有机会，倒也踏实。安心于茅庐高卧，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！但转念一想，也不尽然。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，而是文章和诗词，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，否则就不会有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这样著名的感慨了。（此文为其上海文艺版作品系列的代序言）

## 创意达人曰：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

姚荣铨

著书立说《一切行业都是创意业》的理查德·布兰森，是位大学也没念上的人，但他确实是位货真价实的“创意达人”，否则全球第一个由政府倡导发展“创意工业”的英吉利首相布莱尔哪能相中他作为两个“创意智囊”中的一位呢？近日中译本面世（屈艳梅、蓝莲译）颇为好读，因为布兰森虽然在学校读书老是“垫底”，但是他有歪才写得跌宕起伏的色情小说，甚至于正规参赛短篇小说赢得大奖而成名，戴上“小加文·马克斯韦尔”桂冠！这本讲“掌握创意方法，就能颠覆任何行业”的书，用的就是他擅长的英国小说笔法，敷衍的又是自己创立维珍商业帝国的故事。实践出真知，娓娓道来，这位舶来的“创意达人”对于与生俱有创意潜能的每个读者来说或许都可擦出思想火花吧。

一般人知其名是缘于布兰森创立维珍航空公司，维珍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放肆、坚定和创意思想，敢于挑战墨守成规、自命不凡的国英航，在食品和服务上下功夫，赢得媒体的广赞“维珍豪华商务舱毫不逊色于头等舱”！其实，“维珍”是从邮购唱片起家的。在他书读不下去的时候竟去办了目标对象为学子的杂志《学子》，他办杂志因广告难拉办不下去的时候在《学子》最后一期上自我做了第一份唱片邮购广告，因为他发现人们对音乐怀着满腔热情，年轻学子愿省下吃顿饭的40先令去买张鲍勃·迪伦的新专辑唱片，邮购便宜唱片是前途无限又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，他让众伙伴来取个醒目迷人的品牌名字，有个女伙计脱口而出：“Virgin（处女，音译即维珍）”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布兰森的“维珍”呱呱坠地哉。

对于“维珍”而言，1993年是个分水岭，维珍由唱片到航空的飞跃，让他拥有5亿英镑资本，他可以结合自身的“智本”去做任何有乐趣的创意了，用他的话说，“维珍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乐趣而非其他因素”。因此，“维珍将无所不包，早上，你在维珍电台的广播中醒来，穿上维珍牛仔褲，来到维珍大卖场，喝维珍可乐，搭乘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美国。不久，维珍还会向你提供从出生、结婚到葬礼的全套服务。我认为你应该把维珍改名为从头到尾的公司。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，维珍提供一切服务。”

有人言，创意人一是穷，二是怪，不合群！笔者以为，创意人布兰森所以成为亿万富翁，一手打造成英国最大私企维珍集团，正是因为他非常合群，既能虚心倾听顾客各种额外服务要求，又能甘心和人们分享更多利润和实现共同富裕。书中自有创意法，若活学活用谁都能像他一样“颠覆”三百六十行！



## 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格非作品系列

“格非作品系列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，其精致大气的装帧与斑斓优雅的封面，使这套书不同凡响令人瞩目。系列共九种，包括格非的全部小说作品。著名的江南三部曲：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，长篇处女作《敌人》，长篇力作《边

绿》，中短篇小说最新校订本三部：《褐色鸟群》《雨季的感觉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，格非发表在《收获》的最新中篇、充分体现其古典音乐修养的《隐身衣》也收入其中，书尾的“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”显示时间与佳作的微妙关系。十数年前的长篇小说《欲望

的旗帜》，市场早已断销，这次也出现在此系列里，令格非迷们惊喜。

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、社会、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。他的作品具有坚韧、优雅、准确、睿智等特质，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，风格鲜明；曾获得“2004年度华语

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”、“2004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”第一名、“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”、“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”文学第一名、《新京报》“2011年度文学类致敬图书”等多种文学奖项。其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意、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。 小易

## 《薇薇安的下午茶》出版

职业女性工作、事业难以两全的苦恼，更有疾病袭来时的痛不欲生和康复过程的坚韧不屈。娓娓道来，似一面镜子，照

见了最普通的职业女性的喜怒哀乐；亦是一个启示，告诉女性朋友该如何善待自己的人生。书中沈一珠的绘图画风轻

盈写意，文字幽默有趣，小鸟小鱼更是萌态可鞠。

随笔与画作彼此映衬，互融生辉，女性的智慧与可爱于文本尽显。2月23日下午13时，书作者于淮海中路624号上海香港三联书店进行签售。 双木

## 欲望不荒诞

——读格非《欲望的旗帜》 ◎ 王瑜

“对他来说，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，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。”——《欲望的旗帜》。

一个时代，总是将它自己显现于同时代的宗教信仰，或社会形式里。也隐藏于披了“哲学”外衣的文学里。《欲望的旗帜》中，每一个人物蜷缩在自己的小小世界，享受孤独。胆怯与怀疑，陌生与恐惧，并不妨碍心存向往，对爱情的美好追求。即使早就知道，终究只是镜花水月，空中楼宇，浪漫虚无得叫人无语。人与人相隔，人与己隔绝，孤独日戴着面具，欢声笑语，矫饰伪行。如卡维尔诺说，“一切都是静默，暂时的，可替换的，树与石只是树与石”。

格非的小说，不给读者皆大欢喜。矛盾从不和解。冲突不断，人物一个接着一个，写下去，我不断在猜，会怎样，最后会怎样。曾山、子衿、张末、贾兰坡、邹元标等，每个人的困境，貌似由周围外因引起，归根结底，是现代大都市“高知”的集体困惑疑虑。故事因人而异。结局殊途同归。小说将爱情与理想，哲学与神学，宗教与艺术等，一锅端，像杂糅了真相与幻觉，真话与谎言之间，究竟什么是“界限”？法国作家让·凯罗尔说：“假如我对你说谎，那是因为我向你证明，假的就是真的。”当爱情走入歧途，注定是伤害。普鲁塔克说：“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最终是不可能的。”“满足”又永无绝对。新的欲望永无止

境，往往不知厌足。过度释放终究造成破坏。叔本华说，“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，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，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……”正如帕斯卡尔惊叹于人类与现实生活，永远是不和谐，永远是矛盾。他说“人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……”让我想起那句著名的格言——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”。

《欲望的旗帜》全篇六章，与会议有关的内容占到80%。由会议始，于会议终。高等学府召开学术会议，本属正常，但若稍加琢磨，不禁哑然。作者反复强调“这是一次重要的哲学问题会议”，实质内容，自始至终一无所知。倒是众多人物游走其中，各行其事，当然与“哲学”无关。曾山沉溺于贾教授死因，与对张末前尘往事仔细回想；宋子衿奔波于女研究生打胎，与迎接妹妹到来；老秦与斜眼老婆暗自酝酿的神秘计划……到最后，会议由制假商人赞助终于得以召开。而商人被戴上手铐一刹那，却大笑，他称之为“与那帮知识分子开了个玩笑”。我读到此处也笑起来。荒诞而现实。真相使迂腐学究们洋相出尽。当小说最后出现纺织女工与唐彼得结婚一幕，我心底一叹，真是“荒诞中的意外”。引用文中一句话——“昨天还淹没在谬误与偏见之中的人，到了今天就俨然真理在握……”——肉体永远比精神来得实在。

每一个人命运，不读到最后，读者猜不出来。于生活琐屑点滴中，剥丝抽茧，慢慢呈现。故事往往偏离初衷，与愿望相悖，过程晕眩迷乱又充满荒诞。我喜欢“格非式”文字特点。命运对现实的捉弄，反之亦成立。以宋子衿与张末为代表人物，刻画凸显突出。我觉得张末是格非喜爱的——他从各方面完成“她”的命运。谨小慎微，小心翼翼。张末的一生在“寻爱”，她永远于精神与肉体之间纠结徘徊，这爱现代矛盾重重。这应该也是现代知识女性所特有的心理。

《欲望的旗帜》背景发生于90年代上海的初期。人的思想意识、行为观念初初成型，正在转变。文化与冲突，太多商业因素侵蚀，物质金钱开始主宰价值观，知识迅速枯竭干瘪——尤其对于哲学而言。格非善于运用机智切入。他自如地想象与编织，将读者带入跌宕情节，画面常常缭乱纷繁。表象感性，直觉特性，我阅读时企图将自我感性，进入理性事物的世界。我想知道“高知题材的荒诞”寓意何在。读到尾声，读懂一个词——分裂。真相与真实，真话与谎言。“分裂”是个需要界定的词，因它的歧义。有人说“我生活在不真实中”，别人立即反驳“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”。内心真实与事物真实的区别，有时无法言述，有声或无声。这是文字的苍白。当内心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渐行渐远，“荒诞”的产生变得自然而然。它悄无声息地来了，“高知”们猝不及防。



《爱达或爱欲：一部家族纪事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此书为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的巅峰之作，创作于纳博科夫晚年，是他所有作品中篇幅最长、他自己最为钟爱的小说。甫出版便登上美国当年的畅销书榜，产生了与《洛丽塔》比肩的轰动效应，书中的语言、结构、人物、道德内容曾引发广泛争议。



《诗里特别有禅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复旦大学中文系系玉明教授集三十余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、传统文化的探索于一身，对中国古代近百首诗词进行精辟品鉴和解析，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中华禅文化的博大精深。《诗里特别有禅》意蕴深邃、悠远，文字优美洗练且平易近人。

